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征榷考　茶

宋

高宗紹興四年七月罷建州茶蠟

孝宗淳熙四年吏部郎閻蒼舒陳茶馬之弊畧曰去弊在于貴茶蓋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于名山歲運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耳而價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巳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紬及紙幣附益之其茶既多則夷人遂賤茶而貴銀

絹紬而茶司之榷遂行于他司今嚴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番盡食永康細茶而嚴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嚴之上番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番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遂安矣　六年九月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蜀民之病惟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

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霈為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産去額存者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于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提舉日又計興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所宜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

奇其引息及上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奇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

理宗嘉熙四年以岳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荊湖制置茶鹽使　寶祐中黄震知華亭請罷茶鹽分司　端平間陳政爲新城令民困於茶租錢政請於朝特蠲二千八百貫不强其所無以舒民力

金

金人之茶自宋歲貢之外皆貿易于宋界榷場

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二月定榷場香茶罪犯法　十六年以私販茶者多乃更定香茶罪賞格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茶費國用而資敵命設官製之以

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不親嘗其
味但採民言謂爲溫桑實非茶也還白上上以爲不職
杖七十罷之　時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論山東採茶
事大槩謂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
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
束上從之　四年三月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
茶依南方例每斤爲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
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
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五月以山東
人戶造賣私茶侵侔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　泰
和元年二月去造土茶律　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

茶味雖不佳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按察司亦當坐其闕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　五年春罷造茶之坊　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　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　七年正月有司奏更定茶制　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

四庫全書

之物不可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

省臣謂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

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

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

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

民又規利越境私易恐因洩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

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

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柰何以吾有用之貨

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

存之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

泉一萬貫

元

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　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　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司掌之　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榷江西茶以會子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　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六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　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荊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

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　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　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　二十一年廉運使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于民非便於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　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爲五貫是年增四萬錠　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賫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　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

在江南者亦宜更稅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　至大四年增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三十一錠　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三十九萬二千八百七十六錠　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　五年用江西茶副怯忽𣣋丁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　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　天暦二年始罷榷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蓋與延祐同至順之後無籍可攷

凡客旅納課買引隨處驗引發賣畢三日內不赴所在官司批納引目者杖六十因而轉用或改抹字號或增

添夾帶斤重及引不隨茶者並同私茶法但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應捕人同若茶園磨戶犯者及運船茶主知情夾帶同罪有司禁治不嚴致有私茶生發罪及官吏茶過批驗去處不批驗者杖七十其僞造茶引者家產付告人充賞

世祖中統二年官買蜀茶增價鬻于羌人以爲患張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蜀便之　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具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閭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爲鈔二十五萬

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産茶去處零斤採賣皆須由帖爲照春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絶民間缺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興販年終尚有停閣每歳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十八斤筭依引目納官鈔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厘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裁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閣茶無私積中書戸部定擬江西茶運司

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厘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放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三分八厘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准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如所擬行之　至元八年弛四川茶鹽之禁仍勑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十四年正月

立榷茶都轉運使司于江淮　二十三年三月以榷茶提舉李起南爲江西榷茶轉運使起南嘗言江南茶每引價三貫六百文今宜增每引五貫事下中書議因令起南爲運使置達魯花赤處其上　二十四年九月禁沮撓江南茶課　二十六年詔江西榷茶都轉運司諸人毋得沮辦茶課　二十七年復立南康興國榷茶提舉司

成宗元貞元年二月罷江南茶稅以其數三千錠添入江西榷茶都轉運司歲額　大德十一年（時武宗未改元）中書省臣言前爲江南大水以茶鹽課折收米賑饑民今商人輸米中鹽以致米價騰踊百姓雖獲小利終爲無益臣

等議茶鹽之課當如舊從之

仁宗皇慶二年罷榷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延祐五年十一月增江南茶稅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南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怯忽魯丁言立㳘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决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七月詔諭江西官吏毋沮撓茶課

文宗天曆二年禁四川僞造茶鹽引

順帝元統元年復立榷茶運司江浙河南江西湖廣皆置

至正二年李宏陳言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要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為搭頭事例錢以為分司官吏饋

鹽之資提舉司雖以榷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倣傚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已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

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之情實堪憫令
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
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
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
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
貪黷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命如所言行之

皇明

國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
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
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
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若

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其例具後

茶馬司

陝西 舊有鞏昌府駱駝巷附于保高橋火鑽峪臨洮府伏羌寧遠四茶運所嘉靖十四年革

河州 洪武七年建

洮州 永樂九年建

西寧 洪武三十年自秦州改建

甘州 正統八年裁嘉靖四十二年復建

四川硐門

批驗茶引所

陝西徽州 永樂六年設於火鑽峪嘉靖三十六年改移白水江就近管轄

各省茶課數

陝西茶課初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二斤一十五兩五錢見今茶課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一十三兩四錢係漢中府屬金州紫陽石泉漢陰西鄉五州縣茶歲辦分解各茶馬司

四川茶課初一百萬斤後減為八十四萬三千六十斤至正統九年減半價運　景泰二年停止　成化十九年奏准每歲運十萬斤見今茶課本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零存彼處衙門聽候支用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輸納折色三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三斤共徵銀四千七百二兩八分內三千一百五兩五錢五分存本省賞番貫解陝西巡茶衙門易馬銀一千五百九十六兩五錢三

分係保寧府屬巴州通江廣元南江四州縣解納萬曆六年巡茶御史冊報新收銀一千六百九十四兩六錢九分五厘

各處茶課鈔數

應天府江東瓜埠巡檢司鈔一十萬貫

蘇州府鈔二千九百一十五貫一百五十文

常州府鈔四千一百二十九貫錢八千二百五十八文

鎮江府鈔一千六百二貫六百二十文

徽州府鈔七萬五百六十八貫七百五十文

廣德州鈔五十萬三千二百八十貫九百六十文

浙江鈔二千一百三十四貫二十文

湖南鈔一千二百八十貫

廣西鈔一千一百八十三錠一十五貫五百九十二文

雲南銀一十七兩三錢一分四厘

貴州鈔八十一貫三百七十一文

引由事例

太祖洪武初議定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拏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告繳該府州縣俱各委官一員管理　又定凡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

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用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興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價沒官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用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田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景皇帝景泰五年令將引由照茶依例批驗截角用賣畢隨赴住賣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各該批驗所類解本部查銷若有過期不繳者批驗茶引所每季查出商名貫址

引由數目開報合干上司轉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按
察司提問追徵仍行各府州查勘前項茶商原領未繳
引由照例送銷其批驗茶引所今後給散引由務籍記
茶商姓名籍貫茶斤引數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
紙一張送部鈔送庫交收紙存印引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令凡商人報中四川茶引茶法道取
具年甲籍貫并文引字號一樣關帖六本印鈐關送重
慶等道帖下各地方委官收掌候各商至日查審相同
如數驗放秤盤荅易各將說用茶引類繳各道查明即
轉關茶法道驗如或繳到截角不及數并盤放不及時
者悉聽茶法道舉正依律查究　又議准[illegible]例[illegible]茶[illegible]

川年例茶引五萬道舊額黎雅一萬道松潘二千道腹
裏三萬八千道今加黎雅一萬道松潘二千道餘二萬
六千道仍令腹裏照常報中此外若有買食零茶不及
百斤者分給由帖照例收稅截角類繳

徵課事例

太祖洪武初定凡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
分芽茶葉茶各驗價直納課販茶不拘地方　四年奏
准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縣茶園每十
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給價買無主者令守城軍
士薅培及時採取以十分為率官取八分軍取二分每
五十斤為一包二包為一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易馬

五年令四川產茶地方照例每十株官取一分徵茶二兩其無主者令人薅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八分有司收貯　又令四川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所產剪刀麤葉茶立局徵稅易換紅纓氊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茶照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　二十一年令差人開辦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茶課以爲定額

成祖永樂十年令四川江安縣茶課折收鈔

宣宗宣德四年令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　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經

世宗嘉靖五年題准四川所屬稅畝課茶照舊徵收商販貨賣茶至百斤以上俱赴管茶官處報中引目一道每年課程十分收一凡中芽茶每引定價三錢葉茶每引定價二錢俱令赴管茶官處報中價銀赴司上納其腹裏產茶地方凡茶不上百斤俱赴本州縣報數每十斤上銀一分給票照賣立限完繳其無引無票俱係私茶入官問罪　十二年奏准凡收放商茶俱要辨驗真正揀隙及新如有求索那移等弊查照律例舉行　十三年奏准今後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濫致壞茶法　二十六年令陝西開中茶一百萬斤召納緊要邊鎮以備軍餉

穆宗隆慶三年題准四川歲額茶引共該稅銀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七兩每年布政司差官徑赴南京戶部請給引目轉發該道召商報中上納稅銀該司貯庫年終差官解部濟邊　五年議准近年姦商假以附茶爲由任意夾帶恣情短販甚至漢中盤過有二三年不到茶司者鞏昌招中有十數年不銷原引者今後招商引內註定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問罪仍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問罪附茶盡數入官不准再報六年以上卽係老引興販照例問遣其經過漢中鞏昌專責理刑推官查照引內觔斤若實盤驗　又定買茶中馬事宜各商自備資本執引前去各該衙門比號相同

收買真細好茶毋分黑黃正附一例蒸曬每篦重不過七斤完日原住買茶所在官司催發起程仍填註發行年月日期印鈐運至漢中府辨驗真假黑黃斤篦各另秤盤經過置口巡檢司火鑽批驗所鞏昌府查驗篦數稽考夾帶蘇谿關遵照題准事例每正茶一千斤許照散茶一千五百斤數外若有多餘方准抽稅各照格填註印鈐截角依限運赴洮岷篸將轉發洮州茶司照例對分貯庫取實收赴院銷繳如有夾帶數多僞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同即從重問罪夾帶與斤重者入官低假者砍焚引過五年之上不銷者究問　又令甘州茶司批照洮河西寧三茶司事例定以六月開中聽該道會

同將領撫調番族依期前來不拘兒騍騸馬堪以騎征者方許中納每年大約以八百匹爲止務限兩月以裏通完

今上萬曆十三年題准陜西腹裏地方西安等三府因無官茶私販橫行議行廵茶御史招商印給引目每引定爲一百斤收買園戶餘茶運去漢中府驗明發賣每百斤量抽三十斤入官大約在西安不過六萬斤鳳翔漢中多各不過二萬斤引内明坐地方隨路截角如無印記及越境者以私茶論

易馬事例

太祖洪武初令陜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官

茶每三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
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原頒牌四十一面上號藏
內府下號降各番篆文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
右曰不信者斬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
三千五十匹河州必理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
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
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
十匹先於四川徵茶一百萬斤官軍轉運各茶馬司
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
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　三十年令四川成都
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各置茶倉貯茶以待

四·二十七·九

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番易馬各設官掌管
成祖永樂四年停止茶馬金牌
仁宗洪熙元年令四川保寧等府所屬原額官茶照例辦
納罷買民茶若官倉見積茶堪中換馬者仍留支用芽
茶依當地時價作官吏俸給支銷不堪換馬葉茶具奏
覆驗燒毀
憲宗成化十五年令陜西巡茶御史招番易馬不拘年例
願來者聽
孝宗弘治三年以各邊缺馬令招商報茶西寧河州各四
十萬斤洮州二十萬斤運赴原撥茶馬司以茶百斤易
上馬一匹八十斤易中馬一匹

武宗正德十年以每年招易番人不辨秤衡止訂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小則商病令酌為中制每一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為準作正茶三斤篦繩三斤四兩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令洮州河州西寧各處軍民人等凡遇招番易馬之時但有將老弱不堪馬匹冒頂番名中納支茶三匹以下官軍調別處極邊衛所帶俸食粮差操民并舍餘人等發附近衛分充軍止終本身茶馬俱入官醫獸通事土民人等通同作弊者枷號一箇月發落若叅守等官自行冒中二匹以下者叅問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縱容子弟軍伴人等冒中二匹以下者調邊衛帶俸有贓者從重論不知者照常發落三匹以

上及將茶斤展轉興販通番者各照地方斤數問擬發遣其叅守撫夷等官不行通調遠番坐索土人賄賂聽其中馬者叅問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照例問發立功索取番人財物者照例發邊衛充軍各該承委易馬文職官員和同縱容者一體叅提究治罷黜有贓者從重論失於覺察者量情發落

關運事例

英宗正統七年議准夔州保寧二府所屬茶在洪武間徑運至秦州至永樂間將保寧茶課貯倉收貯今令夔州茶課亦運赴保寧倉一體令軍夫關運　八年奏准金州芽茶一斤收葉茶二斤運西寧茶馬司收貯易馬

九年題准起倩四川軍夫給與口粮將減半茶四十二萬一千五百三十斤陸續運赴陝西接界褒城縣茶廠

又議准將減運茶斤陝西都司運三分半布政司運六分半除都司所屬延安等八衛延安所屬葭州等六州縣不起軍夫外其餘有司軍衛酌量起倩軍夫給口粮有差俱直抵褒城縣茶廠

憲宗成化十九年令四川保寧等府茶課每歲運十萬斤至陝西接界交收轉運各茶司支用

禁約事例

太祖洪武三十年　詔榜示通接西番經行關隘并偏僻處所著撥官軍嚴謹把守巡視但有將私茶出境即拿

解赴官治罪不許受財放過仍究何處官軍地方放過者治以重罪

成祖永樂六年令 諭各關把關頭目軍士務設法巡捕不許透漏叚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仍前私販拿獲到官將犯人與把關頭目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景皇帝景泰五年令各處軍民人等官民馬快等船并車輛頭疋馬挑擔馱載私茶者各該官司盤獲茶貨車船頭疋入官引領牙行及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巡捕人員受財縱放者一體究問

英宗天順二年奏准凡番僧夾帶姦人并軍器私茶違禁

等物許沿途官司盤檢茶貨等物入官伴送夾帶人送
所在官司問罪若番僧所至之處各該衙門不即應付
縱容收買茶貨及私受饋送增改關文者聽巡按御史
按察司官體察究治
憲宗成化七年令禁進貢回回番僧人等於在京及沿途
收買私茶　十八年令私茶有興販夾帶五百斤者照
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
孝宗弘治元年奏准凡軍衛有司果無私茶不許分派下
人買納作數　三年令今後進貢番僧該賞食茶給領
勘合行令四川布政司撥發有茶倉分照數支放不許
於湖廣等處收買私茶違者盡數入官　十七年令四

川撫按官行碉門黎州雅州建昌松潘夔州保寧等處各該兵備分巡申明茶禁利州衛選委指揮一員專管巡茶通江巴縣廣元東鄉等處就委巡捕官管理各督應捕人等把隘緝訪軍民人等敢有仍前私販及該管官司不行用心捕獲一體重治　十八年題准各處行茶地方但有將私茶潛住邊境興販交易及在腹裏販賣與進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并知情歇家牙保俱問發南方烟瘴地面衛所永遠充軍其在西寧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一百斤以上問發附近衛分充軍三百斤以上發邊衛永遠充軍若在腹裏興販者照例五百斤以上押發附近衛分充軍止終本身不及前數

者俱依律擬罪腹裏仍枷號一箇月在邊方枷號兩箇月有力納米贖罪無力解五百里之外擺站守哨但有逃回仍前興販者事發不拘多寡問發附近衛分充軍若軍官將官知情縱容弟男子姪伴當興販及守備把關巡捕官知情故縱者事發參問降一級原衛帶俸差操有贓者從重論不知者照常發落若守備把關巡捕官自出資本興販私茶但通番者問發邊衛充軍在西寧洮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斤以上發附近衛分充軍不及數及在腹裏發賣者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

世宗嘉靖十四年題准四川夔州東鄉保寧利江一帶附近陝西通茶地方不論軍衛有司凡事干茶法者悉聽

陝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該分巡兵備等官務嚴禁私茶按季將捉提人犯數目開報查考俱聽本官舉劾　十五年題准今後陝西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正茶外分毫不許夾帶　又題准今後凡遇行茶諸路如有興販番馬入境者拏獲馬匹入官犯人以通番例論罪　二十六年議准各處茶商有原無資本混報茶批入山通同園戶蒸造假茶及將驗過真茶盜賣沿途採取草茶納官各至五百以上者商人園戶及知情轉賣之人民發附近衛分軍發邊衛各充軍止終本身茶價入官不及前數者依私鹽法論罪仍枷號兩箇月發落窩頓店戶知情者從重論至一千斤以

上本犯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店戶不問知與不知一體治罪其官司開報茶引令各商互相保結中間若有前項之徒聽其首發通同妄保者一併治罪不知者不坐各處行茶地方但有豪強茶徒出本僱覔十人以上挑販私茶者事發審實悉照弘治十八年題准事例問發若拏獲僱覔之人隱匿首惡及妄攀平人者不分茶斤多少問發烟瘴地面在邊者永遠在內者止終本身各充軍巡捕官兵通同茶徒賣放首惡及挾詐良民者事發官參問降一級應捕人役枷號兩箇月有贓者各從重論　三十一年議准今後進貢番僧凡有援例陳乞順買茶斤者一切據法通行查革其有該賞食茶照

例撥給回還經過關隘一一盤驗如有夾帶私茶不拘
多寡即沒入官仍將伴送人員通把依律問罪

折給事例

英宗正統六年奏准甘肅倉所收茶自宣德及正統元年
以前者按月准給陝西行都司幷甘州左等衛所官員
折俸布絹每茶一斤折米一斗自後所積茶多悉照此
例挨陳折給　八年令陝西甘肅倉所收茶折支軍官
俸給每斤折米一斗五升

景皇帝景泰五年令四川界首茶課司於南京戶部印給
茶引收貯在庫遇有官軍折支俸粮[illegible]課給與引由執
照依例易賣

引難矣況茶貨出山所經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新茶哉又如南直隷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産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産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王恕奏巻查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隷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自成化元年起至成化十年止陸續共關過茶引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一道前去發賣各處茶商照賣茶斤累次不見銷繳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茶商照等多將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理茶法例該具奏該部依擬奏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茶巡江巡河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外今官惟循情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於此請仍給榜通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

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條例數內買引一事
免其納鈔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夾紙一
張仍令前項産茶府州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
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
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
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
賣過前引造冊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
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由各批
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查照批驗將引截角
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拏送本處官
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

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干上司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未曾繳報者榜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興販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及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并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挑擔馱載及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車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由照茶依律批給截角畢隨將赴住賣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原領引由衙門查報各該巡鹽監察御史按察司提問追繳如此則職掌定而奸蠹息矣今將應行事例開後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由一

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一體治罪及將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量斤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入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以私論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僞造

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報人給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律三十分抽一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俱如今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一張納鈔一貫

楊一清奏請復金牌疏畧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諭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僧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稱不敢違臣於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謨英畧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　中國得

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項自

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憂或從此生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如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一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 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户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

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原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懐畏永爲藩籬之固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終

三十一·七十八 京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征榷考　坑冶

宋

孝宗乾道四年有以銀礦獻者　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　淳熙十年廣西運司奏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乞行廢罷以裕民間　詔許之　又郭晃知南陵除工山坑冶之患　又謝師稷爲福建提刑奏免輸鐵葉錢

寧宗嘉定間趙必愿知泉州免差吏榷鐵

理宗時職坑冶者往往恣横爲民害蘄州進士馮杰本儒

家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而死紹定五年夏霖雨爲沴廷臣訟杰冤謂致咎之徵乃罷大都坑冶

遼

太祖于渤海冨州地置銀冶改名曰銀州時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　太祖父撒剌的始置鐵冶教鼓鑄　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鐵（曷朮華言鐵也）部置三冶及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命置冶後得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

供納及征渤海遷其民於遼城建長樂縣民四千戶令
一千戶納鐵又廣州本渤海鐵利府　太祖改曰鐵利
州地亦多鐵置冶
聖宗太平五年十二月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　七年
五月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
遣使適遼河源求產金之處興冶採煉自此以訖天祚
皆賴其利
興宗重熙二年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道宗清寧八年十一月禁南京不得私貨鐵　咸雍六年
七月禁鬻生熟鐵于回紇阻卜等界
金

海陵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于烏古迪烈部及蒲里路禁
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　正隆三年
二月遣使檢視隨路金銀銅鐵冶
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　九年御史臺以
河南府和買金銀冶抑配百姓奏罷之　七月罷東南
路採珠　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
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　十二月詔金銀坑冶聽
民開採毋得收稅　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礦
苗脈　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于農隙採銀承納官
課　時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
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斲石頌之又部中有銀冶衆議

官榷為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游手者有所資于官亦便從之

章宗明昌二年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錠　三年舊常以夫匠逾天山北界採銅至是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從之　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煉　四年九月初令民買採隨處金銀銅冶　五年九月御史臺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銀銅冶

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謂貧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

上有禁之之名無杜絶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縣令謀克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　泰和時李復亨奏民間銷毁農具以給軍器臣切以爲未便汝州魯山保豐鄧州南皆産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從之

宣宗貞祐中宗室子從坦奏平陸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煉冶可以資財備農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免盜從之

元

世祖中統三年正月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　六月敕武寧軍歲輸所產鐵　立小峪蘆子武寧軍赤泥泉鐵冶四所　八月傅都歡等奏請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其匠戶歲取銀及石綠丹粉輸官從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立諸路銅冶所　四年正月阿合馬請興河南等處鐵冶從之　四月以漏籍戶一萬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處起冶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十斤　五月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城邑市鐵之家令仍舊鼓

鑄　五年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棲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　十二年阿合馬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爲局賣　十六年二月撥民萬戶隷明里淘金　遣使括雲南所產金　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恭公直言設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　二十年罷北京鐵課程提舉司　又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　八月立懷來淘金所　十月遣官檢覈益都淘金欺弊　二十一年六月命也速帶兒所部軍六十人淘金雙城　又取高麗所產鐵　二十六年以高麗國多產銀遣工即其地相旁近民冶以輸官　二十七年發雲州民夫鑿銀洞

尚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銀洞獲銀四千四十八兩奏立銀場官　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　二十八年罷淘金提舉司　雲南省參政怯刺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罷江南諸省買銀提舉司　禁沮撓益都淘金　置望雲銀冶　二十九年命趙德澤吳榮領逃奴無主者二百四十戶淘銀于廣寧潘州　八月罷福建銀冶初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七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爲

言亦詔罷

成宗元貞元年立雲州銀場提舉司　罷徽州路銀場

立江浙金銀銅轉運使司　十月弛江西銀冶課額江

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堪命

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罷福建銀場提舉司其歲額

銀以有司領之　大德元年十一月禁權豪僧道及各

位下擅據鑛炭山場　十二月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

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

則可勞民勿取　又以真定鐵冶隸順德提舉司　二

年二月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金戶於元籍歲

辦金悉責有司　三年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　五

澧 沅 靖 辰 烏蒙在雲南省

潭 武岡 寶慶在湖廣省 江陵 栢興

襄陽在河南省 成都 嘉定在四川省 威楚 烏撒

麗江 大理 金齒 臨安

曲靖 元江 羅羅 會川

産銀之所

大都 真定 保定 雲州 般陽

晉寧 懷孟 濟南 寧海在腹裏 大寧遼陽省

處州 建寧 延平浙江省 撫 瑞

韶江西省 興國 郴湖廣省 汴梁 安豐

汝寧河南省 商州陝西省 威楚 大理 金齒

臨安 元江（雲南省）

產珠之所

大都 南京 羅羅 水達達 廣州

產玉之所

于闐 匪力沙

產銅之所

益都（腹裏） 大寧（遼陽省） 大理 澂江（雲南省）

產硃砂水銀之所

北京（遼陽省） 沅 潭（湖廣省） 思州（四川省）

產碧甸子之所

和林 會川

產鉛錫之所

鉛山　台　處　建寧　延平

邵武浙江省　韶州　桂陽江西省　潭湖廣省

產鐵之所

河東　順德　檀　景　濟南腹裏

饒　徽　寧國　信　慶元

台　衢　處　建寧　興化

邵武　漳　福　泉江浙省　龍興

吉安　撫　袁　瑞　贛

臨江　桂陽江西省　沅　潭　衡

武岡　寶慶　永　全　常寧

道州湖廣省 興元陝西省 中慶 大理 金齒

臨安 曲靖 澂江 羅羅 建昌雲南省

金課興革 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金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辦在江浙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

元二十三年撫州安樂縣小曹周歳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在四川者元貞元年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

銀課與華　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先等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豐山採之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以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劒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

州路曲陽縣銀場聽民煽煉每年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霍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

珠課興革　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採　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剌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戸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朶魯不解等撈採

玉課興革　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

二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同淘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立水站遞至京師

銅課興革　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採木夫一千戶於綿瑞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在澂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矣山煽煉凡一十有一所

硃砂水銀碧甸子課興革　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硃砂一千五百兩羅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硃砂八

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會川者至元十一年輸一

千餘塊

鉛錫課興革　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鈔三百文客收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入官

鐵課興革　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爲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

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隷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利國曰益國曰潤富曰豐寧豐寧之冶又有二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煉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隷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戶煽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隷之冶有七曰雙峯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提舉司所

隷之冶有五曰寳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爲最多

金課法式　凡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正官監視人戸自執權衡兩平收受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秤金數剋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

鐵課法式　元初鐵課各省皆有鐵之等亦不一有生黄鐵生靑鐵靑瓜鐵簡鐵每引二百斤　鐵法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杖六十鐵沒官內一半折價付告人充賞僞造鐵引者同僞造省部印信論罪官給賞鈔貳錠付告人監臨正官禁治私鐵不嚴致有私鐵生發者初犯笞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別議黜降客旅赴冶支

鐵引後不批月日出給引鐵不相隨引外夾帶鐵沒官鐵已賣十日內不付有司批納引目笞四十因而轉用同私鐵法凡私鐵農器鍋金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禁限江南鐵貨及生熟鐵器不得於江淮以北販賣違者以私鐵論

礬課法式　其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窰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一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千斤價鈔五兩

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爲可攷併著于後

金課數目

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　江浙省一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　江西省二錠四十五兩五錢　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　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　四川省麩金七兩二錢　雲南省一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

銀課數目

腹裏一錠二十五兩　江浙省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　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　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　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數目

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鉛錫課數目

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　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　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鐵課數目

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　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　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四斤　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陝西省一萬斤　雲南省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一斤

礬課數目

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　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　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二十三兩一錢

大德元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無為礬課初歲入鈔止一百六錠續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斂富民刻吏俸停竈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因遣人覈實

硝鹻課數目

二十六錠七兩四錢晉寧路稅

皇明

國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若金有常例礬鐵水銀銅

錫有常額至於銀礦珠池間或差官暫取隨即封閉看

守馴至今日令更加嚴

金銀課

成祖永樂十三年差御史及郎中等官至湖廣貴州二布

政司提督委官於辰州銅仁等處金銀場採辦金銀課

十九年差御史監生人等閘辦福建浙江銀課

宣宗宣德七年奏准福建浙江等處解納歲辦銀課每年

各處會合止解二次各輪委官一員護送

英宗正統三年令罷閘辦銀課封閉々廠坑穴其福建浙

江等處軍民私煎銀礦犯者處以極刑家口遷化外如

有逃遁不服追問者量調附近官軍勦捕　五年令浙

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一員提督銀坑若有聚衆偷𥨊者調軍捕獲首賊梟首示衆爲從及引誘通同有實跡者連當房家小發雲南邊衛充軍　九年奏准浙江福建二布政司各添設叅議一員專理巡礦禁約偷採　令開福建浙江有礦銀場採辦銀課　十年令浙江都司添設都指揮僉事一員專管銀場　又令差御史等官於福建浙江新舊坑場提督煎辦銀課歲終差官解京如各場額數不敷許於別坑有礦處煎補或又不敷具奏處置不許泒民包納　又令浙江福建提督銀場官吏及諸坑首匠作有稱課不及額掊歛民財及侵盜官銀者皆治罪如律該徒流者浙江發福建福建

發浙江擺站雜犯死罪者浙江發福建福建發浙江沿

海邊衛充軍

景皇帝景泰元年令罷採辦浙江福建等處銀課取回閘

辦官令都布按三司廵礦官提調各該府縣護守坑場

英宗天順二年仍令開雲南福建浙江銀礦各差內使一

員辦事官一員照舊煎辦令各鎮守太監提督　四年

奏准雲南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凡雜犯死罪幷

徒流罪囚審無力者俱發新興等場充礦夫採辦銀課

令差辦事官於四川會川衛密勒山銀場閘辦銀課

二年更代　五年令雲南福建浙江閘辦銀課止於本

坑採礦煎辦若礦脉微細煎辦不及額數者具實奏聞

區處不許科補　七年　詔封閉各處坑場停止煎辦
銀課取回內外官員
憲宗成化元年奏准凡偷掘銀礦不問軍民舍餘旗校人
等依律問罪仍枷號三箇月發落　三年令浙江福建
二處仍各差內官一員提督採辦銀課四川雲南二處
令鎮守內官提督採辦　又令封閉四川密勒山銀場
至四年復開　六年令偷掘銀礦初犯照舊例枷號發
落仍發遼東衛分充軍其有資給衣粮器具及走報事
情者照初犯例　八年令福建浙江有犯偷礦者浙江
發福建福建發浙江沿海邊衛充軍　九年奏准各處
山場有新生礦脉者從各鎮巡三司等官勘實開採以

補附近坑場賠納之數　十七年令各處銀場礦脈微
細採辦不及者量減銀課　十九年添設雲南布政司
叅議一員同按察司僉事管理銀課　二十年　詔各
處開辦銀課地方民力不堪者量為減免
孝宗弘治二年復令封閉四川密勒山銀場　五年　詔
浙江福建等處歲辦銀課累民賠納所司踏勘明白量
為除豁減免仍將礦穴填塞以弭弊端　令取回浙江
福建添設巡礦官員　十三年奏准盜掘銀礦等項礦
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
之輕重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
俱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

初犯枷號三箇月發落再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止理見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攀指違者參究治罪　十五年令雲南每年該徵差發銀八千八百九兩五分定為常例自弘治十六年為始每年折買金一千兩足色二分九成色三分八成色五分與每年額辦金六十六兩六錢七分并餘剩銀兩一同解部轉送承運庫交納

武宗正德三年令宜陽縣趙保山嶼鄉漥洞口永寧縣秋樹坡等洞口盧氏縣高嘴兒等洞口嵩縣馬槽山等洞口俱照舊封閉　六年議准雲南銀場九處　自正德七年以後俱各封閉銀課免辦　十年奏准雲南銀場

積年礦頭作弊攪亂礦場者照打攪倉場事例杖罪以下於本場枷號一箇月發落徒罪以上與再犯杖罪以下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永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處治　十五年令雲南銀礦新興場并新開處所一體封閉以後不許妄開

世宗嘉靖七年題准雲南年例金一千兩遵照原行勘合將每年該徵差發銀照依時估兩平收買真正成色金每十兩爲一錠於上鏨鑿官匠姓名差委職役人員并每年額辦金六十兩六錢七分與剩銀兩及有贜罰金各照原收成色每二十兩爲一錠一同解部年例金額辦金并餘剩銀兩轉送該庫贜罰金送太倉各上納管

解金兩人員給與長夫三名起關應付廩給馬匹扛夫
護兵不許沿襲舊弊加派大戶其到京進納各門并該
管等官敢有刁蹬留難需索分例者俱聽本解指實陳
奏　九年議准蘭州等隘口凡有渡黃河出境入境之
人或齎有礦砂及燒成銀兩并空礦器具者不分人之
多寡礦之輕重及初犯再犯或持杖拒捕者俱照腹裏
盜礦事例問發邊衛充軍若把隘官兵縱放者官問調
邊衛軍問罪枷號發落受財者仍計贓坐罪各守備官
不行嚴謹提備聽撫按官參究治罪　又題准雲南年
例金一千兩并耗金十兩自嘉靖九年為始每年於該
徵差發銀動支六千六十兩收買解進以後年分永為

定規　十六年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宜將龍爬山石井山以次開採　上責戶部推諉　命撫按力任之　十九年令四川建昌衛麻合村落娶迭迭二廠并會川衛密勒山礦場俱照舊封閉　又令陝山甘州等處大黃山等礦洞俱照舊封閉　四十五年令浙江雲霧山場等處嚴加封閉不許勢豪規利啓釁是年先因礦寇鼓衆千人大掠常山西安諸縣攻衢州郡城遊騎馳入婺源切庫知縣李志學逃去所司以失陷城池論死故有是命至隆慶庚午志學以無城末減

穆宗隆慶二年九月　諭買猫睛珠寶石科臣魏時亮言

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天下旱荒不言賑恤胡虜方强不言防秋而急急于珠寶之𡡾貴何乃倒置如此 上命罷之至十二月復諭收買特亮又上疏諫止 上切責之 二年令浙江直隸江西各處礦山通行查出立石刻 諭嚴禁仍將各關隘各經過處所設兵防守及三省礦防圖說刊刻成書分發各處遵守 是年十二月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奏 旨嚴徵以進科臣李巳劾敏假公用以充私橐積財貨以奉私求誤國欺君速宜罷斥不聽

今上萬曆二十二年九月戶部奏開礦一事係關重大屢

經詢臣進白未報若無非慎之至也臣等切惟方今守
內彌罹灾沴倭虜交訌軍餉倍增帑藏罄詘民力艱困
本部屢求理財長策雖經各衙門開欵前來中多窒礙
難行且臣等得之耳聞不過遙度該省撫按諸臣得之
目覩必有眞見容臣等移咨該省撫按躬親踏勘要見
產礦處所礦𥓓若干寬大礦砂幾等高低官司如何鈐
制角腦如何分轄棍徒如何約束奸細如何防範四方
奸頑如聞風沓至如何防禦變或叵測羣聚生亂者如
何解散鎔煎之法遠近如何布置獲礦之利官民如何
處分若果有利無害獲利而又能弭害則事在可行如
其有利亦有害有害而利尤寡薄則事在可已逐一開

欽星夜回奏以便酌議　詔可其奏尋以撫按諸臣玩視奪俸二月　二十四年府軍后衛指揮王允中奏山東青州府沂水等州縣開礦錦衣衛百戶吳應麒奏山西平陽府夏縣等處開礦　龍虎衛指揮陳永壽等奏河南等處開礦　錦衣衛千戶鄭一麟等奏開撫寧路礦洞　內承運庫太監王虎奏礦務利害并採取便宜其畧謂臣據所奏准其民採則官不知其淺深盡墮奸民之貪局若云官採則民失其所倚難保爭奪之必無爲今之計宜招集平日盜礦慣熟煎銷居民赦其已盗未發之罪選其精壯能事之人以富戶若干編爲礦頭自備煤炭物料器具等項以礦民十名編爲一隊即令

採取礦砂煎銷定其成色以爲規則限三年之內庫藏少充 國用少裨不然徒延歲月進解能幾何哉 金吾後衛千戶余潤奏開淶水房山銀礦奉 旨這圖本所開地面着先差去的太監王虎會同部衛官照圖一併開採 彭城衛百戶李方春奏開永平銀礦奉 旨這圖本所開地面着先差去太監王忠會同該道照圖開採 戶科署科事給事中程紹疏畧曰按晉坤之疏曰府縣官于臣宜有所轄陳增之疏曰一應事機應臣便宜行事且得舉刺以示勸懲夫自設官以來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特遣撫按督察其上下而辨別其治行典制昭然載之 令甲未聞內官而轄有司以有司而

舉刺于內官者也且有司　皇上臣工也內官　皇上之閽侍也以　皇上之臣工而反屬于漠不相干之閽侍則紛紛揚眉冠裳俯首體統謂何即曰禮務煩重分理當人自應移文撫按官轉行委用誰不唯唯而必欲便宜行事侵奪撫按官之職掌非其意欲何爲哉至欲專舉刺示勸懲尤屬誕妄蓋有司奉　命而知府知縣皆　陛下授以民牧之寄者也舉刺者問其操履之廉貪治才之殿最與百姓有無相安而已矣使其人而誠賢也即治績不效不失爲良吏使其人而誠不肖也即胼手胝足于礦洞之側奴顏婢膝于內監之前寧可蓋其穢跡而儼然于賢守令上哉臣察其意不過欲操舉

剌之權以恐嚇外吏然後惟其所欲無可誰何耳伏望
陛下大普離照之明阻其孤假之路庶　國體不致
夌替士風不致摧殘矣　九月羽林前衛千戶陶講等
奏開房縣等礦　鎮撫司指揮袁友松等奏開山東文
登縣礦洞奉　旨着差去內官陳增一併開採　錦衣
衛千戶李綸奏開房山縣礦洞　山西巡撫魏允貞奏
乞停開礦之役其畧曰夫開礦利害諸臣之言詳矣大
約武臣謂其有利部臣科臣謂其無利而有害利少而
害多　陛下從其開者而不從其罷者豈以大臣言官
皆不逹　國計獨此武弁數員言可信耶臣愚不知開
礦利害竊謂礦非自今日有從天地開闢以來即有不

聞古聖帝明王曾開亦不聞碩輔良臣曾請開大學言生財其大吉在務本。用而以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言利之臣不可用也故堯舜投珠抵璧成湯不殖貨利大古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　陛下神聖聿臣即無佐下風然頃年以來所貶而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臣不敢謂其人皆忠臣善士也而亦豈無抱龍比之丹心建王魏之讜言裕董賈之良術秉鄭崇之清德堅釋之之守法者在其內乎百而有十則所遺者十矣十而有一則所遺者一矣　且　陛下亦安用開礦為也天下帑藏　陛下之帑藏天下財賦陛下之財賦白米織疋則取諸吳越羊絨則取諸秦

潞紬則取諸晉金則取諸滇扇則取諸蜀磁器則取諸江西太倉爲庫太僕爲廐光祿爲厨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以開礦爲利乎即大工肇興而户兵工三部自足給之其有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且開俸矣必無借于礦也又况今和氣未臻歲徵多咎中州之水未已而蝗繼之關中之虜未已而旱繼之山西連年三關雨則腹裡旱秋禾成則夏苗枯天鼓時鳴地震不已流星無度虜儆日至其小民嗜利而不憚爲盜若天性然今所言開礦者皆利臣也無廉節遠識所用開礦者皆礦徒也習於作奸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民安保無事于異日萬一套虜報忿于關中山西之永寧汾州府河

津縣隰州蒲州近河去處皆可慮也況內地素少兵馬
當此時臣將西禦虜乎東防礦乎且地方之產有限民
之欲無窮計開礦近不過終年止耳遠不過二三年止
耳彼時差官已去礦徒尤在散之何所給之何食此輩
豈能歸故里事農業者臣愚不知所終矣伏望　陛下
慨然下　明詔將倡議之人置諸法即將停其役如必
以開礦爲足　國裕民大計請今年先開一方以驗其
利之有無多寡如果有利然後盡開由河南而北直隸
山東山西未晚也倘　陛下以諸武臣之言必可信以
臣愚闇書生不知大利則乞罷臣歸另差有心計善變
通者使撫山西與關人武弁言利之臣共事臣愚幸甚

地方幸甚　十一月真保開礦郎中戴紹科恭進樣銀成錠銀一百五十兩餅銀二十兩砂二百斤　山東開礦太監陳增恭進樣銀四百兩砂一百斤　是年開採山東礦務府軍前衛指揮僉事紀奏開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七寶山等礦洞　錦衣衛百戶王果等奏採山西土民張儀陳善高節等各報稱太原府平陽府潞安府盂縣曲沃翼城平陸夏縣等縣境內礦洞開採奉　旨這所奏礦洞着差去人照張忠與同原奏官前去開採

十二月錦衣衛百戶段大奎等奏開陝西西安等處礦洞奉　旨這所奏礦洞着太監趙欽與同原奏官民照圖開採　錦衣衛百戶丘繼勳等奏開藍田等礦洞

奏　旨這所奏礦洞着去陝西官一併查驗開採　錦
衣衛百戶曲守正奏開信陽州等處礦洞奏　旨這所
奏礦洞着去河南官一併查驗開採　昌黎開礦太監
田進奏分理礦洞敬陳開採便宜等事奏　旨這薊永
礦洞着田進遵新　旨開採　二十五年二月真保定
開礦　錦衣衛指揮張懋忠奏敷陳薊永開採事宜以
專任使等事奏　旨昌黎等皆薊永真保地方前者因
王虎等開採事繁故令差官今王虎已到彼處田進在
彼反滋騷擾地方更張事務無益着田進即便取回京
其昌黎各縣原奏報礦洞都着王虎等督率各官民遵
廢　旨分投上緊開採　浙江巡撫劉元霖奏仝浙地

方大半濱臨江海即有山場石多土少嘉靖年間奉例開採後以得不償失遂止正統十四年礦盜葉宗劉陳見湖閩德二等交結福建劇賊鄧茂七聚衆作亂進攻處州殺傷官兵無數特差部臣督兵討平此皆往事有可徵者况今當倭謀叵測大汛戒嚴之時臣將以兵防倭乎防礦乎備內則外憂島夷之乘虛而入者可虞備外則內憂奸徒之伺釁而逞者難忽伏乞　皇上垂念兩浙爲財賦重地防汛屆期亟停開礦之使或待倭欵旣堅採木已竣地方豐稔之歲另議奉行疏寢不報

戶科給事中程紹疏乞停沿海開採之役以備外侮以杜隱憂　命部臣覆議　山西開礦太監張忠奏進夏

縣開有三岔等洞樣沙樣銀并開各洞事理及官民續

報礦洞　上命開採　五月河南巡按姚思仁疏稿惟

中原八郡實天下樞機臣自十二月十三日入境以來

即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夫剝膚竭髓裂股披骨

溺河縊樹之狀　皇上目不忍見者臣已親聞見之變

動生于肘腋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臣請歷數

于前一曰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曰礦頭累極土崩

之可慮三曰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四曰僱民糧缺噪

呼之可慮五曰礦洞徧開浪費之可慮六曰礦砂銀少

逼買之可慮七曰民皆開礦失業之可慮八曰奏官强

橫激變之可慮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

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　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鬬死平民以逼買死孰非　皇上之民乎自開採以至今日已踰八月自初解以至今解不過四千向以根本重地　皇上捨三十萬之金以全活之而尤以爲不足今以重役大工　皇上爲四千兩之礦以困苦之而尚以爲有餘及今不止恐禍起蕭墻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此臣所以拊心泣血而哀鳴于皇上之前也疏寢不下　　薊保開礦太監王虎進烟墩崖等處礦銀三千一百餘兩又進馬蘭谷等處礦金四十餘兩銀一百五十兩石青二十五斤　七月浙江開

礦太監曹金進銀二千兩砂三十斤　浙江採礦把總韓太極奏士民王正孝隱匿官銀得　旨錦衣衛逮治
山西開礦太監張忠奏徐溝知縣江一龍及典史楊潮重誤礦務下撫按官逮治　陳增奏益都知縣吳宗堯縱賊盜賣官礦　詔奪俸一年山東巡撫尹應元上疏辯其誣　詔削宗堯職籍為民已復用陳增奏下錦衣衛逮治　浙江巡按方元彥奏兩浙開採得不償失杭嚴縣屬之礦利不足償所費十分之二湖州縣屬之礦利不足償所費十分之三金華縣屬之礦利不足償司礦一日之費衢州縣屬之礦利如湖州乞權其得失留中不下　大興五衛百戶王遇佳奏獻寧國池州等

處銀礦　命南京守備邢隆等督官開採又鋪面店房
月征銀二分仍　命南京內外守備及撫按等官集議
奏請　寬河衛百戶張傑奏開山東濟寧等處金銀鉛
礦　命陳增督官一併開採　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
湖廣德安等處產真礦銀砂及大青銅錫等物乞遣官
開採　命陳奉總其事　十一月鳳陽巡撫李三才奏
廬州逼近　皇陵不宜開礦因繪圖以進　命勿得復
採　正月錦衣衛百戶劉心澤奏浙江衢州等處產金
銀礦洞　命劉忠一併開採　武驤右衛百戶張欽奏
獻河南彰德等處所遺礦洞三十二所　命曾坤一併
開採　陳奉奏廬州逼近　皇陵　上曰湖廣附近

皇陵地方山場連絡龍脉不許擅行開採以洩靈氣着遵前　旨行棗陽等縣既查隔遠准你會議開採銀兩解進　太監楊榮題阻礦郡官蔡如川知州甘學書命錦衣衛逮治　二十九年誠意伯劉世延論督稅太監暨祿蘆政太監党存仁二璫三年所得三百餘萬兩沒助大工足抵三十年商民之稅又乞　勑各撫按照依蘇杭事例稅銀每兩三釐抽分蘆田止許公平收價不得分外需索俱不報　先是二十五年　三殿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　上用指揮千百戶王允中鄭一麒等言分遣內臣陳奉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開採礦銀屢　旨不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羣小抑

勒酷詐而陳奉尤甚至本年三月初六日奈遡分巡僉事馮應京激變地方殺傷多命百姓諠譁甘心于奉奉避匿　楚府得免又疑撫臣支可大庇護焚燒都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奏始令撫按差官伴送陳奉回京處分所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　時又有以浙江土產回青獻者事下礦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之東陽紹興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傳横索民財陵轢州縣言官交章論奏不省反訴奏按臣亦置不問　七月湖廣巡撫趙可懷上疏論陳奉其畧曰水有源木有本楚固　聖祖神孫本源重地今楚地困

苦極矣以礦言之如初議四六分何不可者然天下之
山豈皆出礦即有豈盡皆銀礦年年開挖生長難繼是
以四六不能分而買砂而賠銀矣賠礦產盡遂令合縣
包賠復有奸人乘機借勢指富家大族則曰因私開礦
取其貲入官不從禍立至指一良宅好墳則曰其下有
礦取其貲方免不從即掘挖再抗禍立至矣此皆土著
之人報復宿怨私嫌或誣告其家主或誣告其親朋小
民徑拏士紳賄以叅奏無不家家破碎人人受怨于是
樂生之心咸喪而到處皆鬼魅之場顧瞻無托身之所
矣以稅言之開廠于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
之可也柰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

數里但遇市口即豎旗建厰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畧如之至州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紳舉監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其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金因貲給劄有千百戶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流暮即黃蓋紫拖原是罪譴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司房衆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籌或告密或張網羅或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逆委官沒其半貲再抗即解稅使沒其全貲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羣奸猶未厭也又設厰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粮又以襄荆之外議

抽船料盡捲合省地方歸之掌握而猶未也或執砂地名泒定歲納金若干或發些須零銀買金若干或指其家有金銀二窖欲掘之而詐其銀二千兩又或指其家有金帛有奇玩或墓金以數百人圍而撥之有司睥睨不敢救男子幸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鞭之或輪奸備辱至于奸死其垂髮之幼女者或將孕婦夾打墮胎母子並死而以釘釘其脛骨者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流夫奉固一虎耳委官之爲虎者又百數十人參隨各役之爲虎者又千數百人楚人幾何日受其吮嚼至數年久也況向來征苗轉輸之苦又有千萬狀者乎如蒙

皇上念茲根本曲加哀憐將礦稅慨然罷之無彊福也

疏寢不下

銅鐵課

憲宗成化五年奏准四川地方軍民偷採白銅者爲首枷號一箇月依律問罪官軍原管事者帶俸原帶俸者守哨　十七年令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場免徵銅課其私販銅貨出境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　二十年令雲南寧州等處軍民客商有偷採銅礦私煎及潛行販賣出境者照路南州例究治

武宗正德十四年奏准廣東鐵稅置廠一所於省城外就令廣東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凡一切事宜聽巡鹽御史總理其惠州潮州揭陽縣三處

及雷瓊等處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漏報等項姦弊俱照鹽法事例施行

水銀課

景皇帝景泰三年奏准蠲除貴州思邛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婺州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孝宗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坑水銀場局大使等官待後該徵之時行本縣掌印官帶管

礬課

太祖洪武二十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辦礬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斤爲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私煎者論如私鹽法河南礬課鈔一千五

百七十貫陝西一千一百六十貫一百一十文山西六
百六十六貫

珠池課

太祖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於廣東布政司起取蜑戶採
珠蜑戶給與口粮

英宗天順八年差內使一員看守平江珠池

憲宗成化二十年差內官一員看守雷州府樂民珠池
二十三年差太監一員看守永安所楊梅珠池令取回
廣東新添守珠池內官

孝宗弘治七年差太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鶯
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後

尋取同　十四年奏准廣東盜珠人犯除將軍器下海爲首眞犯死罪外但係在於珠池捉獲駕使黑白艚船專用扒網盜珠曾經持杖拒捕者不分人之多寡珠之輕重及聚至二十人以上盜珠至十兩以上者比照盜礦事例不分初犯再犯軍發雲南邊衛分民并舍餘發廣西衛分各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二箇月發落再犯免其枷號亦發廣西衛分各充軍如係附海居民止是用手拾蚌取珠所得不多者免其枷號照常發落

今上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兵仗局內使王朝奏開採廣東雷廉瓊三府珠池　命李敬督原奏人採辦兩廣總督

陳大科疏上不允　二十七年五月李敬進大珠一顆重九分一顆重七分三釐一顆重一分二釐中珠一千一百十兩　六月李敬進珠五百二十七兩一錢　戶部奏急缺珠石銀兩　上以典禮所需該府坐視玩法奪順天尹一官餘經管諸臣各奪三官仍督促各商隨買隨進　戶部進珍珠香料并琥珀八斤十一兩　二十八年七月太監李鳳進廣東珍珠二千四百七十三兩龍涎香料五十兩金印一顆又進減省珠銀三千兩已上珍珠司庫所存金印乃先年逆賊張璉偽造重十三兩七錢　十二月楊榮進雲南成塊新寶石十兩紅石二十六塊青石十九塊屑子重十三斤　二十九年

八月廣東巡按李時華奏防池事宜雷廉西海珠池錯落地之南島孤懸名曰潿州屹峙中央內有腴田千餘畝又有港澳可容數百舟沿海盜珠奸徒皆視潿州為宅窟先年添設遊擊扎守潿州數年以來賊稍屏跡近因內臣李敬于海濵白龍廠地方設立廠舍採珠之際官私船隻雲聚蟻集人衆易以生變今議以開池之日遊擊移守白龍廠封池之後仍回扎守潿州似得兩全之策 命如議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終